

晨報社叢書第二十種

史地新論

楊鴻烈著

晨報社叢書第二十種

史地新論

楊鴻烈著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一日發行



發行者 北京丞相胡同
晨報

社

印刷者 北京丞相胡同
明 明 印 刷 局

一冊七角

發行所

晨報社出版部

北京丞相胡同

自序

這本史地新論是我兩年來二十三篇論文綜集而成的。我這書的立腳點，就是在推翻以前那些利用歷史和地理來達某一目的的學派；我替歷史地理洗刷污垢，把牠們的真面目，真作用，真價值，和真目的顯明出來；所以我這書在歷史學，地理學上算是富有革命的色彩；——不過地理學的客觀性很大，所以不容易如歷史主觀性的常為人所利用，我在這書裡，關於地理學方面的話說得較少，就是這個原故。我在消極的破壞方面，逐一的把以前利用歷史和地理的學派，加以指責和批評，使他們如魑魅罔兩，見着秦鏡溫犀，一一現出原形；然後歷史，地理的真面目，可以大白於天下。在積極的建設方面，就是要顯示歷史地理的真目的真作用；把以前狹隘的，記憶的，階級的，於人生無益的史地知識，改變為廣大的，實用的，平等的，

原书缺页

有價值的話，自然是不少；不過他們的組織都很零亂，沒有系統，材料也不見精審豐富，所以我讀了很不滿意。在我們中國從南朝的梁代劉勰起就有研究這種「歷史學」的氣象了！他在文心雕龍史傳篇就說：『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接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倣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此訛謬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尋積頗難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重複。』他這樣只就普通泛泛的說來，已經開歷史學的端緒了。但是要到唐代的劉知幾，歷史學纔有了基礎，他著的一部史通，就是因為『自漢以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求其善者，蓋亦幾矣』的原故（參看內篇敘事）他又說：『嗚呼，去聖日遠，史籍愈多，得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統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不適用者也。』（浮詞篇。）此外如自序篇說：『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憚其體統。』序例篇說：『失史之有

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像他這樣的話，很明白的是要建設歷史學的了。後來宋代的鄭樵著了一部偉大的通志，單看他那篇總序上的話——本書也多有引用——他對於史學觀念的正確，見解的超越，真是生乎其前的劉知幾和生乎其後的章實齋，都為不及！此外他在藝文校讎圖略幾篇裡，都於史學上有部分的貢獻；不過他這書『旨在綜天下之學術，百代之憲章』，所以只算一種革新體的史著，還不成爲「歷史學」的專著。到了清代章學誠先生著了一部文史通義，他以為：『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申鄭篇）。又說：『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浙東學術）他的「歷史學」的觀念更加明白透澈了！但是他們一般古人都爲時代和環境所限，所以對於研究歷史的目的，和說明歷史的功能的地方，許多都弄錯了！這就因爲他們沒有如我們現在所憑藉的深厚的原故。[◎]我們也很可以不苛責他們。直到這幾年來，有李泰棻先生編的史學研究法和梁任公先生編著的一部在中國史學界照

耀萬世的中國史學研究法出世，然後中國人腦裡，纔有比較明瞭的一個史學的輪廓。

但是我們國內這幾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對於思想上根本的改造，雖可以說收了出乎意外的效果，而大家對於這個文化運動的原動力的歷史學却有很多都是茫然！他們都不明白正確的歷史觀念在文化運動上所佔的價值，這不是很疏忽的一件事麼？其實我們所謂的文化運動，詳細說來，不過是用評判的態度去重新估定中國舊有學術思想的地位，產生自覺心，然後納中國在世界思潮的正軌上；這樣的一個運動，我們不言而喻的就可以認知正確的歷史觀念在文化運動所佔的位置的重要了。舉個例說，文化運動元勳的胡適之先生，一方面既有實事求實的深審的考據工夫，又有人所不及的正確的歷史觀念，所以他所做的哲學史，文學史和其他一切的關於考據的文章，在材料的去留鑑定上，有很出乎一般舊學家意料之外的，——如章太炎、柳貽徵諸先生就見譖文家筆下的攻擊了；這

就因為他們沒有學術思想上普遍演進的正確的歷史觀念的原故；他們只求文字上的實證，——就是以真僞尚成疑問的古書證古書——却不知道人類學術思想演進的情形，絕沒有如他們所相信的那樣例外神奇的一回事。而胡先生那樣的辦法，却是要納中國於一般的學術的正軌之上，這就是胡先生要使我們對於本國的學術的位置發生自覺心，然後兼程猛進；也就是歷史學在新文化運動所佔的位置了！歷史學的重
要既如此，我們還可以不注意嗎？

現在中國關於歷史學地理學研究的雜誌，如南京東南大學的史地學報，北京師範大學的史地叢刊，和中國地學會的地學雜誌都是基礎穩固，著有成效的出版物。至於我這書雖然比較的有系統，但淺學如我這樣的人，論理不該拿出來獻醜，但我很相信梁任公先生的一段話：『學問之道，愈研究則愈自感其不足。必欲為躊躇滿志之著作，乃以問世，必終其身不能成一書而已。有所見輒貢諸社會，自能引起討論。不問所見當否，而於世於己皆有益。』所以我就借梁先生的話來壯膽了。

我這書在初寫起十五章的時候，曾拿去請胡適之先生訂正，承胡先生在病中勿
勿讀過一遍，並許可我修正後再讀，這種厚誼是我應該感謝胡先生的地方。現在我
將初稿改變增補了一些，就拿出來先發表，更誠懇的希望我素來最愛影響的史學大
家如梁任公先生朱希祖先生李大釗先生徐則陵教授和其他諸先生都嚴厲的加以指正
和批評，那我就感激不盡了！

目次

第一章 今日研究歷史學和地理學的一個根本錯誤.....	一
第二章 歷史家與地理家合理的態度.....	一五
第三章 論歷史家與地理家的道德.....	二三
第四章 論歷史學與地理學的關係.....	三三
第五章 論歷史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三九
第六章 論歷史的分類.....	四七

(1)

第七章 歷史上諸種解釋的批評和考古學在歷史上的價值	五五
第八章 歷史與文字學	七一
第九章 歷史與文學	七九
第十章 歷史與心理學	八七
第十一章 歷史與社會學	九三
第十二章 破除歷史成見的幾種科學	一〇三
第十三章 論作史所應具有的兩個要點	一一三
第十四章 歷史的興味在智力上的訓練	一二一
第十五章 歷史的感情的解釋	一二九

第十六章 歷史期久暫所型成之人性與時代之價值.....一三五

第十七章 結論——歷史學地理學與人類的希望.....一四五

附雜論

一 中國的世事進化論與退化論在歷史上的影響.....一

二 中國偽書的研究.....二五

三 中國歷史上賤商的事實在學理上的價值.....四三

四 歷史上地理上看來的中國南北分合論.....五三

五 歷史上野心家的演進觀.....六七

六 智識階級在歷史上所表演的功罪談.....八一

第一章 今日研究歷史學和地理學的一個根本錯誤

總言——以史地為養成愛國心的學說的來源——批評這說的錯誤——確定史學地學的真正作用——解答怎樣纔能提高史學地學的價值的問題——史學地學的革命

世界上範圍最大的學問。莫過於歷史學地理學了。我們人類的知識，不是概括在時間空間二者裡頭麼？上下古今，歷史就是完整的一個時間總計；中外四方，地理就是完整的一個空間統計。李白形容得好：『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偌大的學問，才力薄弱的人研究起來，就不知不覺的走了歧路：我們看現在一般所謂研究歷史地理愈好的人，國家觀念就愈深：這種現象要歐洲和日本諸國纔為顯明，中國不過是後來的盲從罷了。他們既走了歧途，所以研究歷史的，就

一味的找尋大地方去研究，刺激人類獸鬥的地方去研究；研究地理的，就偏在險要肥沃，——就是偏在侵奪仇恨的地方去研究。籠統一點說，就是把歷史地理當做養成偏狹的愛國心的一種學問；詳細點說，就不過是養成一種記誦的，狹隘的，階級的知識罷了，把研究歷史地理的真目的完全失掉了！我們推源禪始，不能不說是德意志的學者爲始作俑的了；別的國家，却是跟着摹倣。我現在且說一說這種思想在德國發生的來源。

德國自從在耶拿(Jena)被拿破崙打得個大敗之後，國裡受了這個刺激，就要發憤圖強；那般政治家如·S·Stein, Hardenburg, S·chanborst一般人都起來改革；在學者裡頭如菲斯的(Fichte)恩德(Arndt)一些人看了本國地位的危險，他們就相繼提倡國家主義；同時海智爾(Hegel)專門利用歷史來達這個目的，他本來是中了唯心論大毒的人，他完成了那一派玄而又玄的歷史哲學，一變就變到一種立學的歷史觀。他在歷史的哲學講義上說明歷史是顯示歷史的民族的世界的精神(Weltgeist)英文譯

作 *Universesprit*)；他所謂的歷史的民族，指波斯希臘羅馬和當時的日耳曼族。歷史的民族都是能够駕馭全世界，統制全人類，所以他們具有世界的精神；因此之故，海智爾一派的歷史家就都流於一種主觀的國家主義的，狂妄的驕恣的歷史觀；後來德國的歷史學者都沾染了他的思想如 Treitschke 可以說是他的高徒，於是所謂的普魯士史學派也就成立了；於是朗開 (Lanke) 以來「嗜冷事實而惡熱感情」的史風也掃地以盡了！英法因為國際間競勝的刺激，也就跟着起來如法炮製，美國也因為留學德國的宣傳大學校除了極少數的而外就完全為這種空氣瀰漫着；至於日本是有名的「小德意志」所以這種主義傳到了他們國裡就變本加厲的猖狂起來；他們的歷史家政治家及教育家，都說萬世一統的國體如何完善，文化如何寶貴，國民性如何優美，他們的志士如何愛國，忠臣如何盡忠。武士如何俠義……總之，是自己贊揚自己，自己誇張自己，以引起學生對於天皇的同情心及對於國家的愛國心為能事。白井規在他著的歷史教授諸問題中就老實不客氣的說：『小學歷史教授的目的：一在

國體優的擁護和發揚；二在對於國家責務心的扶植。」他不但誇張自己，進一步還要毀謗他人！他說：『支那建國之初，就有部落並立，沒有君臣本末的關係；所以民為本，君為末，君主不過受天命而救民；這種道德規，不過是一種政策罷了，歐洲的歷史，總離不開放奪殺伐。最奇怪的驅逐己國的君主，歡迎他人的僉頭，這分明是大逆不道，偏美其名叫做名譽革命。他們和我們日本萬世一統的皇朝比較，你看我光榮到了什麼地步！』這總算是後來居上了，我們中國民性木鈍，雖有不少的人提倡。但幸虧還沒有發生顯著的效果。總之，海智爾一般人是他們國家的大功臣，而却成了歷史學的大罪人！至於利用地理來培養愛國心，下幾段有一個極可笑的例子，現在且暫不說出。

究竟歷史學地理學的真正作用在什麼地方呢？說歷史學和地理學的作用最簡潔了當完全的，當然要推杜威博士的幾句話了！他說：『歷史地理的職務，在擴充人類經驗的意義 (Enlargemen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 man's experience)……